

江红波

状元坊畔西餐厅

乡村风情



七月里的一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槐塘打造稻田里的西餐厅。西式的装潢，简约的风情，怦然心动。在想念了几天后，机缘巧合，我去了槐塘。

车直接到了小学门口，然后沿大路散步，边走边往外走。高低起伏的洋房，粉色或是淡黄色，都有着各自的性格。三层或是五层，展示主人的喜好。沿路墙画上的比萨斜塔、风车，是意大利、荷兰的地标，更是槐塘人在那些城市创业的标识。

宋理宗皇帝御赐的御书楼还在，守着村里的水口。楼里的石碑，文字湮没在历史里，故事依旧在门口相传。楼前的塘水未改旧时波澜，岁月的流逝，荡起圈圈涟漪。今人在曾经栖息的老槐树的原址上，栽种了三棵槐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三槐塘”。

在村民家喝过咖啡，又从红酒糟酒坊出来。未走几步，看见那个在稻田里

高低起伏，俯视图青绿的水稻拔节孕育，万物成长；看着远处的洋房参差，色彩缤纷。在喧嚣的尘世跋涉久了，在这儿回看历史，在这儿欣赏风景，听听蛙鸣和风声，看到岁月静好，回味人生幸福。

又得浮生半日闲，在这丞相状元坊边的西餐厅，享受几刻悠闲的时光，委实惬意。品一口幽香的咖啡，看一眼云卷云舒，日子也就多了几分舒适，心境也多了几分安宁。

张菁菁

梦想之光

悠悠心曲

夏季的巴黎，微风轻拂，便随手拔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手持扫帚，驾驶着垃圾车，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辛勤的汗水维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虽然工作辛苦且平凡，但他们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每一份努力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除了清洁工人在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岗位上的工作者也在默默坚持着自己的梦想。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中夜以继日地研究探索，只为推动科技进步；教师在讲台上无私奉献，用知识的光芒照亮学生的未来；医护人员在病房里英勇奋战，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坚韧与梦想的力量。

平凡与辉煌交织成曲，追梦者们间隐现共鸣。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樊振东那样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决心。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面对何种挑战，都要保持对梦想的执着与热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凡的生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让梦想之光照进现实、照亮未来。

侯朝晖

起名趣话

生活的馈赠

女儿做准妈妈了，小两口很激动，要我给未来的小宝宝起个名字。我平时喜欢舞文弄墨，在他们眼里是个“文化人”。我知道，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一是对长辈的尊重，二是对文化的敬重。起名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太随便了，不行。太深了，也不行。我要仔细斟酌。

不同以前，人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甚至有许多人不识字。给孩子起名就简而化之。譬如，在我这条街上，有位卖酒的老摊，叫吴五子；还有位炒饭店老板，叫宋三。明显是按照在家的排行起的。我有个表亲，生有一男两女，分别起名“六五”“四月”“三八”，呵呵，是按出生日来的。

从前，生活条件差，人们的生存状况不佳，怕孩子不好养，故意起贱名，这多带有迷信的成分。我家有户远房长辈，弟兄两个，分别叫“黑狗”“黄狗”——狗贱称。长大了还是用这个名字，以示尊重。

二叔家的大堂哥，起名“大丫头”，起女孩名，也是为了好养，长子嘛。第二个是堂弟，自然就叫“小丫头”。第三个是堂弟，从小就貌俊，一双眼睛乌溜溜的，又大又圆，所以起名“团”（圆的意思）学叫“团后来”。第四个是堂弟，叫“到后生”。因二婶怀小堂弟时生活清苦，营养不良，小堂弟出生后非常瘦弱，小时候常是“头搭子”这上面的模样，于是，起名“头搭子”。这些名字虽然土，但当我们长大后相逢时，相互叫起来觉得格外亲切自然。有股浓浓的亲情洋溢其间。

起名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紧跟形势起名由来已久。新中国刚成立时，叫“建国、解放”的很多。紧接着，一阵风叫“卫国、抗美援朝”。我大姐夫叫“卫国、抗美援朝”。当教师的父亲给她起名叫丽亚。我出世时，“祖国山河一片红”。伟大领袖有首诗在当时广为流传，诗中有句“芙蓉国里尽朝晖”。父亲就给我起名朝晖，这个名字好，朝气蓬勃，也朗朗上口。我记得小时候，《安徽日报》副刊有段时间也起名“朝晖”，而且用的是领袖的“毛体书法”。我常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临摹领袖的这两个字。至今还用“毛体书法”签名。

我的名字好是好，就是同名的太多。念高中时，一个班上就有好几个叫“朝晖”的，有男生，有女生。老师课堂上喊人提问时，只得连姓一起喊，否则，一下子站起来好几个。闹得我哈哈大笑。

现如今，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给孩子起名也越来越讲究。有的将夫妻二人的姓氏巧妙组合搭配，再后缀一个词，形成四个字名字，就像以前“欧阳”“端木某某”这些复姓名字，既有新意，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同名。有的名字起得文雅，寓意深远，寄托着长辈的厚望。有的家长则标新立异，起名过于生僻、高深，钻进“牛角尖”里，这就反而弄巧成拙了。

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说简单也简单。但它又像一个神奇的密码，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

黄良顺

四季滋味

摘片树叶做豆腐

没人能统计出来，用于做豆腐的食材到底有多少。

但能做豆腐的树叶恐怕屈指可数，腐婢便是其中一种。

“腐婢”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低微，即使在“豆腐界”，它也是以“婢”的身份出现的，毕竟它的出身仅是林中一片普通的灌木叶子而已，和那些饱满的豆粒、细腻的淀粉相比，它们的体态，实在过于寒酸。

既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自然要攀上一位叫得响的“主子”。

于是，故事来了。

说是某年天下大旱，颗粒无收，用以充饥的草根和树皮被采食殆尽。恰遇观音娘娘到访人间，见饿殍遍野，惨不忍睹，便用杨柳枝洒下甘露，于裂已久的山野荒地，马上长出簇簇绿树。饥民见状，便摘下其叶片，榨取绿汁，用草木灰浸水点卤，做成一块块“豆腐”，以此果腹，度过了饥荒日子。

人们便把这树叶做的豆腐叫作“观音豆腐”。

腐婢三月发叶，五月孕蕾开花，七月结籽，暮秋落叶。它的叶子、嫩枝和花儿都有大量的天然果胶、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用它做的豆腐，其实是一种天然“果冻”。

在江南，溪边地头，腐婢随处可见。名称也入乡随俗，凉粉叶、观音柴、豆腐柴、麻柴、糯米糊、观音菜、豆腐柴、蕹菜、小青菜、斑鸠窝豆腐等，他们之间没什么逻辑，就像以前的山里娃，随便叫个名字，阿猫阿狗都行。

“六月冻”还是名副其实的。

据说是乾隆爷赐的名。

某年六月（阴历），乾隆下江南，正值高温，常在深宫大院里锦衣玉食的万寿宫享受，得了江南这院湿热，御厨们便尽十八般武艺，也吊不起他的胃口。

一位太监提议说，爷平常喜欢吃点肉冻鱼冻，不妨试试，哪有那么简单？

腐”，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儿时，在乡间生活，每次上山砍柴割草，遇见了，便会连枝带叶一起采回来。

山间雨水滋润，柴草繁茂，只要不把豆腐柴连根挖起，过一个把月，它们的嫩芽新叶就会重新长出来，一茬接一茬，直至草枯叶落。

在村里，柴叶豆腐的制作过程可谓妇孺皆知。从山上采来叶子，基本是自己动手做豆腐：开水泡叶，纱布滤汁，草木灰汁点卤，然后一块块切下来，撒点盐和辣椒粉，就可以吃了。

辣椒豆腐的软硬取决于浸泡鲜叶的水量以及点卤的灰汁。

这些并无固定标准，全凭经验和手感。不过做坏了也没关系，权当从山上割来一捧猪草，正好让“二师兄”饱口福。

几时的记忆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已沉淀在岁月深处。

离开农村后，就很少吃到柴叶豆腐。这些年有人嗅到商机，专门种植豆腐柴叶，做成豆腐后拿到菜市场来卖。其价格竟然是普通白豆腐的四倍，但其口感似乎少了许多自然的清鲜。据说，不是用草木灰汁点卤的。

一种食材一旦进入规模化种植（养殖）、工业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烟火味。

今年“五一”回乡，发现母亲在屋



如歌

老水碓

履印点点

梅川村深藏在黄山脚下，这里从前有个老水碓，位于村东，就在阮溪河边。

从我记事起，河边就立着一棵四百多年的白果树，树边是石头砌成的一排排石墩，石墩围起来的是一块菜园。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村的老水碓遗址，面积也不小。排列整齐，我没见过石磨、水车……只有排列整齐的石头墩，石头是青灰色的，上了青苔，似乎很久远了。

在母亲的口中了解到一些老水碓的过去。负责水碓的原来也是一大家子人，兄弟很多，繁衍下来的子孙也遍及梅川半个村。比如要说起他们的故事，都以“水碓里的”呼之。民国时期，水碓人家也有人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军官。以前水碓是生活的大事，饥饿年份更重要，磨米、磨豆、磨辣椒、磨粉、淀粉、红薯粉等也都在那儿加工经水洗后沉淀出

来。所以，这里曾经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尽管我小时候就在水碓下边的菜园来来去去，看到的都是石头棒，根本不知道上边原来就是一大块老水碓遗址，只喜欢在河边白果树下捡拾扇形树叶。

我们家老房距离老水碓遗址大约百米，仅相隔一片菜园地，因为老屋大门朝东，正对着河边的白果树和老水碓，我们家的人每天都要下河洗衣洗菜，来来回回也不知道跑多少趟，我这个“小尾巴”，有时跟着奶奶下菜地，有时跟着母亲去河边，从家里出来再走过一段石板路，再走过一段篱笆围成的小路就到了白果树下了，竹篱笆在菜园中间围起了一条很窄的羊肠路，竹篱笆间种着木槿花，也当篱笆，高过我的头，夏天经过这里，看见白色木槿花盛开，会随手摘几朵。我的奶奶穿着老式青布衫、拄着拐杖、提着竹篮、

迈着小腿经常往水碓边菜园地走去，瘦小的我经常尾随，一同走过篱笆小路。八十年代的村子很纯净，村里人都在河里挑水吃。老水碓周围的景色层次分明，四季变换，一幅动静相宜的朴素乡村图景。

奶奶一直在老水碓边生活。她是一个漂亮且了不起的母亲，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下16个孩子，最终养活了10个，她一直在饥饿贫穷中挣扎生存，孕育了一大家子人。有人说，我们家老房子四周水沟环绕，住了“发”人；也有人说，这个老房子是，从“讨饭”住的地方，我们家祖上从汤口镇芳村搬迁过来因没有房子就落脚在这里。破旧的老屋养育父亲辈那么多人，婆媳、妯娌、兄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打架争吵时有发生，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年代缺衣少食，生活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发生摩擦。当大家生活好了起来，各自建新房分家的时候，一切又是那么和谐，大树的枝叶散开后无法再聚合，只在某家办大事喜事时互相见面问候。在我的记忆中，七十多岁的奶奶尽管生活在生活的困境中，却依旧保持慈祥美丽。现在翻看奶

